

中山醫學大學第六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：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前三十天
<p>「你好，我想預約六月十四的兩間單人房，四天，謝謝。」</p> <p>20XX年6月11日，天氣晴，今天是準備自殺前的第三十一天。</p> <p>沈亦恒在上禮拜辭掉了工作，帶上整理好的行李，從C市搭了車來到H市，在離開前他看向在電腦桌前工作的人，問道「你真的不一起來嗎？」</p> <p>「沒看到我還有工作要忙嗎，什麼事情等我忙再說。」</p> <p>「行吧，下個月有個包裹會寄來，記得簽收。」</p> <p>「不要太想我，我走了。」</p> <p>沈亦恒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曾經的家，在旅程開始前去了一趟周醫生的診所，做最後一次的心理諮商。</p> <p>「最近還好嗎?啊、不，應該說，最近有什麼計畫嗎？」醫生問道。</p> <p>「我這次來就是為了這個。」說著，沈亦恒將一份行程表遞到醫生面前。</p> <p>上面詳細地標示著每一站的地點和預計遊玩的天數。</p> <p>「還有這個」他拿出幾個顏色各異的平安結。「是我辭職之後才做的，有點匆忙，不要嫌棄。謝謝你，也謝謝那些幫助過我的護士及藥師。」</p> <p>「等我到了第一站的那天開始往後推一個月，是旅程結束的時間，到時候再麻煩你們來接我。」</p> <p>「我知道再怎麼勸你都沒有用，這三年你凡是有聽進去那麼一次，或許情況都會不一樣。我以一位老朋友的角度，希望你這趟旅程能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刻還開心。」</p> <p>沈亦恒從背包裡拿出幾個信封，「還有這個，這些信封也是我前幾天寫的，麻煩你之後幫我寄到上面的地址。」</p>	

醫生：「我可以問一下你這趟旅程的動機嗎？」

「我想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，有人想要我好好看一下這個世界。」青年無奈的笑了笑。「幾天後應該會有一個包裹寄來，是給你的。」

「我會期待的，讓你費心了，你知道的，我討厭別離，就不送你了，玩得開心。」

「再見了，周醫生。」青年認真道。

出了診所後沈亦恒在路上遇到一對雙胞胎小孩，他們給了他一顆糖，說：「我和哥哥把點心給你，大哥哥你不要傷心了好不好？」

「我看起來……很難過嗎？」青年喃喃道。

20XX年6月12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三十天，旅程的第一天。

第一站是鹿南山，那裡以鹿農場和日出而聞名。花了半天便到了農場，安頓下來後已是半夜，小睡了一會，便準備去看日出。

其實以前也看過很多次的日出，但這是沈亦恒第一次自己一個人等待。

日出很美，初升的陽光穿透遠方稀薄的雲霧，柔和且飄渺，卻又氣勢磅礴。六月的山上微涼，陽光灑在身上，明明已鄰近端午，青年卻從這輝煌燦爛的金光中感受到一絲悲戚，彷彿幾百萬光年外有雙眼睛穿透光陰與時空，悄然地注視著自己，帶著神性的悲憫，令人不敢細看，卻又覺得那是一雙空無一物的眼睛。

拍起來吧，儘管只有一瞬間也好，一張照片便能傳達無盡的思念。

20XX年6月14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八天，旅程的第三天。

沈亦恒搭著小火車下了鹿南山，一路昏昏欲睡，突然一聲手機的提示音響起，打散了他的睡意。

乙醯柳酸：「我上高鐵了，我們下午一點在H市車站旁的文旅會合。」

百憂解：「好。」

火車馳騁在田野間，風將大片的稻田帶動著起舞，一望無際。

「市中心站到了，要下車的旅客請在右側下車。」

沈亦恒跟著其他旅人緩慢的向票口閘門移動，抵達文旅時正好下午一點，只見門口站著一個女孩子，身穿黑色上衣和白色襯衫，帶著銀框眼鏡，頭髮用鯊魚夾俐落地夾了起來，這時女孩彷彿注意到他的目光，眼神一亮，興奮地向青年招了招手，快步向前。

「請問你就是『百憂解』嗎？」女孩輕快地問道，「我是乙醯柳酸，你可以叫我時禱，時間的時，『春曰禱，夏曰禱』的禱。」

青年面帶微笑，答道：「你好，我叫沈亦恒，人云亦云的亦，恒久的恒。」

亦恒亦恒，我心如一，雖沉亦互久。

20XX年6月15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七天，旅程的第四天。

這次預計在H市停留四天，一路走走逛逛，因為是自由行，所以沒有太大的時間壓力，第一天參觀當地科博館，時禱驚奇地發現紀念品店的有賣石頭盲盒，忙不迭地拉著沈亦恒去看。

時禱：「我可以相信你嗎？」

沈亦恒：「那你相信運氣守恆的定律嗎？」

時禱：「有時候人生就跟這盲盒一樣，結果不會是自己選的，所以有時候你要選擇相信運氣，放手一搏，充滿未知的選擇不失為一種樂趣，畢竟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；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相信運氣，累了就停下來看一下沿途的風景，因為我可以陪著你。」

沈亦恒愣了愣，沒想到女孩會說出這樣的話，笑答：「我會的。」

下午兩人乘車去最近的電影院，看了一部剛上映的愛情片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電影是悲劇結尾，哭著走出影廳的人竟也不少。

時禱：「你覺得他們有沒有可能，其實可以避開這個結局？」

沈亦恒：「不可能的，沒有人可以走出時間，儘管死亡不會是最終歸宿，但他們死在了最愛對方的那一刻，他們的生命便完整了，畢竟他們愛的是對方，而不是這個世界。」

女孩低著頭，似是在思考這番話背後的意有所指。

20XX年6月18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四天，旅程的第七天。

兩人搭著火車一路南下到濱海的B城，出了民宿步行三分鐘，便能看到一大片白沙灘，海浪拍打著沙灘，夏日的微風夾雜著熱氣與輕快的音樂，悠閒的心情體現在每個遊客的歡聲笑語上。

女孩一襲白色長裙在海風下飄舞著，她張開雙手將腕上的傷痕展露出來，頸間掛著的戒指隨之起舞，足尖在沙灘上輕點，似是想擁抱路過的風，抑或是想投入大海的懷抱。

時昀：「想聽聽看我的故事嗎？」隨後便自顧自地說了起來。

「你知道嗎，有個人曾經告訴我，海水湛藍，是因為充滿了悲傷。」

「如果我能夠早點發現他情緒不對勁就好了。」

盛夏的清風將隱晦的愛意表達，一聲喜歡，兩人沐浴著三月的杏花微雨，她陪他徜徉在四月的花海裡，他給她擋住五月梅雨的氣息，牽起手在六月的畢業季。

那個夏天有霜淇淋、沙灘和他，可是夏天過去了，風吹走了熱意，也吹熄了少年的生命力。

他說黃昏是海溢出來的思念，文字是他藏不住的執念，而至今愛戀未解，人事已非。

「所以我每次想他了都會寫一封信，兩年了沒間斷過，寫給他的信堆滿了整個櫃子，但他從來沒回覆過我，聽起來很可笑吧？」

「可是他再也不會對著我笑了。」

有人釋懷，有人徘徊，有人孤寂至現在。

我們誰都別笑誰。

20XX年6月21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二十天，旅程的第十天。

時杓心血來潮買了兩張船票，打算去附近小島上的水族館看看。

時杓：「可以問問為什麼你會叫『百憂解』嗎？」

沈亦恒：「都說人會用自己有的、相近的或缺少的東西來取名，那是我第一次去看身心科時醫生開的處方藥。」語畢，他好奇道：「那你為什麼叫乙醯柳酸？」

時杓：「跟你的道理差不多吧，我上了高中後開始會頭痛，但又對布洛芬過敏，所以買止痛藥的時候只能選阿斯匹靈的。」

五十分鐘後，船靠了岸，岸上的人群熙熙攘攘，跟著人流排隊買票，晃晃悠悠地進了海洋館。

「歡迎來到我的領域！今天就讓我來當你的一日導遊吧！」時杓興奮地說道。

「那就請多多指教了，我們的一日小導遊。」

「這是錐齒鯊，牠們雖然有血腥的尖牙和兇殘的長相，卻也和我們一樣擁有柔軟的心臟喔。」

「櫛水母其實不是水母，儘管在最黑暗的海洋裡，牠們也會綻放著最柔和的、屬於自己的光。」

「食人魚會不會認為我們是牠的午餐？」

「小知識，雄性的小丑魚可以變成雌性，但雌性不能變成雄性，神奇吧？」

20XX年6月23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十九天，旅程的第十二天。

沈亦恒和時杓報了旅行團，從B城一路坐遊覽車到隔壁的Q城，準備跟團賞花，恰逢幾年一輪的流星雨，不出意料一下車便是人山人海的景象。

民宿旁的小路通向農場，走過去便能看到一整片的向日葵花田，再往裡面走能看到好幾區繽紛的薰衣草花田，最深處是成片的竹林，蒼蒼鬱鬱，自成一方天地。

沈亦恒今天穿了一件暖黃色的襯衫，時昶也身著暖黃的連衣裙，兩人竟不約而同地有了同一種默契。

「喀擦。」快門聲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，遠處一個手持單眼相機的人忙不迭跑向他們。

「抱歉，剛才那一幕太好看了，腦袋還沒反應過來，手就先按下快門了，需要刪掉照片嗎？」

時昶：「沒事，可以再幫我們拍一張嗎？拍完再傳給我們。」

「當然好啊。」男人開心地答道。

「來，看鏡頭笑一個，再拍一張啊，小妹妹提一下裙襬，帥哥給她回個禮，對，這個狀態很好，來看一下成果吧。」

相片裡兩人的身影，在下午陽光的斜照下，影子被無限拉長並交疊在一起，看不出纏綿的氣息，卻看出了幾分孤寂的味道。

「先生，你覺得我們像情侶嗎？」收到照片後時昶調笑著問道。

「這不是很明顯嗎小姑娘？我給這裡的旅人們拍過的照片少說也有幾千張，叔叔我看的出來，你們眼裡可沒有對方的身影。」

青年失笑道：「那麼明顯的嗎？」

「別怪我說話不好聽，人家小姑娘看起來就是心裡有人了，更何況，我看你對人家也沒有想法，你應該也有喜歡的人了對吧？」

半晌，沈亦恒才答道：「是啊。」

漫山遍野的向日葵是藏在心底不語的秘密，如今連初識的人都能一語道破，但日夜相處的人卻從沒看出來，一時間沈亦恒竟不敢確認那個人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在裝傻充愣。

小插曲過後，兩人肩並著肩在薰衣草田裡走著。

時昶突然問道：「你說，我們這樣像不像小王子和狐狸啊？」

沈亦恒：「怎麼說？」

「我們的時間都所剩不多，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就像我之前跟你聊過的，這兩年來我忘了很多東西，他的長相、聲音、個性，我都想不起來了，唯獨還記得我愛著他。」

「而你拋棄了一切，逃離了所有人，現在卻跟我在這裡一起賞花，我們之間也算建立了一種超越友情的關係了吧？」

「說白了我們只是第一次見面的兩個網友，能見面出遊的網友那麼多，我卻是唯一一個能夠一起踏上旅程的，我知道你是會離開的。我之於你，是人生最後一刻的送行人，你之於我，是漫漫旅途中一個隨時會被忘記的過客。」

「小王子最後回到了 B612 去找他的玫瑰，留下狐狸孤零零地在地球上，我不知道小王子還會不會記得跟狐狸建立過的馴養關係，但狐狸看到金黃色的麥田，便會知道小王子留給牠的、曾經存在過的證明。」

「那我們誰是小王子誰是狐狸啊？還是說我們是兩隻擁有玫瑰的小狐狸？」

夜幕降臨，晚風拂過兩人的髮鬢，宣告著無形的默契，吹散了答案。

一個是拋棄了玫瑰的小王子，一個是早已被其他人馴養的狐狸。

20XX 年 6 月 26 日，今天自自殺前的第十六天，旅程的第十五天。

凌晨一點，兩人騎車到花田旁邊的山嶺上找沒有光害的地方看流星雨。

時昀：「在城市都看不到這麼清晰的星空，只可惜沒帶到望遠鏡。」

沈亦恒：「調相機的感光度跟快門速度就行了，我教你？」

找一塊平坦的草地，鋪上野餐墊，拿出 0% 的海尼根和消夜。

「0% 你是認真的嗎？」

「我們是騎車上來的，忘了？」

「確實。」

凌晨一點半，人開始多了起來，忽然，一個光點自天外滑落，緊接著，便是無數個星點接踵而至，如同火柴般劃亮了整片夜空。

沈亦恒：「許願了嗎？」

時昶：「我還以為我們都已經過了會像流星許願的年紀，我倒想許願，但感覺挺像詐屍的，那還是算了。」

沈亦恒：「我希望，除了你跟醫生以外，不要有人記得我。」

時昶：「這算是一種『特別優待』嗎？」

「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想出來旅遊嗎？」

「因為這幾年我已經快受不了了，壓抑的環境，冷漠的親情，漸行漸遠的朋友，還有岌岌可危的戀情，我感覺那些東西都沒救了。」

「有一天腦袋出現這樣一個聲音：『逃走吧，逃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，拋棄現在的一切，在你被他們拋棄之前。』」

「說實話，我心動了，而我也的確這樣做了，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安排這次的行程，本來想給認識的人都寫一封告別信，才想起來自己早在每一次的畢業和離別時，就把同學的聯絡方式刪掉了。」

「當人懷疑起自己的努力時是一件沒完沒了的事情，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努力，為什麼要抱這麼大的期望，懷疑自己活著的意義。」

「而我不想活在別人的記憶裡。」

時昶：「但你想讓我記住你。」

沈亦恒：「畢竟我們也算是『馴養關係』？」

就算我之後離開了，我的靈魂也會指引著你，陪著你，一直。

20XX年6月29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十三天，旅程的第十八天。

一路從 Q 城坐車到 A 市，來到了女孩所就讀的 S 大。

時昶:「要不，我們去逛科博館?」

沈亦恒:「走吧，小導遊。」

平日上午的博物館沒多少人，兩人一路走走看看，從一樓的大王魷魚看到樺卯結構的建築物，透明斜坡底下的考古跟陶俑，討論幾百萬年前的恐龍到底有沒有頭髮。

時昶最終還是買了一個石頭盲盒。「你說我會抽到金屬鈹嗎?」

沈亦恒:「錢帶夠了抽幾個都不是問題，快打開。」

運氣之神小小地眷顧了女孩一把，館內明亮的燈光將金屬鈹氧化的表層呈現的彩色照得更加絢爛。

時昶:「我想起以前聽過的一句話。」

「洗耳恭聽。」青年回道。

「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，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。」

「很多時候，我總是會想，如果我當時再努力一點，是不是許多事情都會變得不一樣?」

「資源不好，那我就努力一點考到好一點的學校爭取資源；環境不好，我就磨練意志並提升自己的適應力。」

「可是好像很多東西都還是回隨著命運安排好的軌跡而動。」

「如果我每天多觀察他一點，多跟他說點話，他是不是離開的時候還會感到一絲溫暖?」

「如果我能早一點發現我生病了，能及時治療的話我還會忘記他嗎?」

「我不想再體驗一次那種失去掌控的無力感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他是命運給我的饋贈，但我最後卻沒能守住這份禮物。」

究竟在期待什麼，期待一切都會如自己所願？

是悼念那些既定的事實，還是只是不願承認自己在重蹈覆轍。

20XX年7月3日，今天自殺前的第九天，旅程的第二十二天。

「接下來我們要一路北上，到東北角的Z城參加童玩節，然後去放天燈。」

火車沿著海岸線一路北上開向Z城，遠方天空大片的雲朵翻湧著，旅人沿途祈禱著未知的天氣。

下了車，天氣雖然算不上晴朗，卻也挾帶著涼風，一絲一絲的用它溫柔的指尖去輕點旅人微紅的臉頰。

火車毫不留戀地駛離，倏忽帶起一陣風。

大概是風太大了吧，他竟聽到了多年前少年呼喚他的聲音。

20XX年7月4日，今天自殺前的第八天，旅程的第二十三天。

戶外的童玩節活動因下大雨而取消，兩人打算去附近的老街看看，聽說那裡的水景不錯，而晚上的夜市估計也因為下雨的關係不會出來擺攤了。

小雨淅瀝淅瀝地下著，打溼了行人的衣襪，時昶便拉著沈亦恒去附近的成衣店買了兩套現代化的古裝，權當江南小鎮的情調。

女孩一身純白交領上衣，配著長至腳踝的墨色馬面裙，裙面上的修竹隨著女孩的步伐搖曳生姿。

青年一襲玄色衣衫，配上長袍馬褂，手持紙傘佇立長廊下。

江水連著天，湖面上半月橋倒影如畫，黑白配色的磚牆如一幅山水潑墨，歲月靜好。

初見不知畫中意，再見已成畫中人。

20XX年7月6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六天，旅程的第二十五天。

天氣放晴，兩人從老街一路漫步，從街頭逛到街尾，看到不下十幾間製作天燈的店鋪，最後選定一間在最末尾的小店。

不知是想到了什麼，沈亦恒提筆的手懸在空中，遲遲不肯落筆。

「怎麼了？」時昶問道。

「我只是在想，我這些年許了這麼多願，到底有哪個是成真的？如果神明真的在天有靈，知道我現在的想法的話，就不會實現我的願望了吧。」

寫完字的天燈被點燃，跟著其他無數個天燈緩緩上升著，直至成為看不見的光點。

而沈亦恒不知道的是，從時昶的視角裡看過去，他望向燈海的目光愈發的纏綿與溫柔，身上的煙火氣彷彿跟著燈火的上升與熄滅變得愈發淡薄。

「我已經忘記了你的聲音跟長相，也無法根據別人的描述來想像你的樣子了，那就希望我能在還記得的時候，能每天把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都回憶一遍，希望我不要再忘記你了。」--時昶。

「願世間的每個善良都能夠被溫柔以待。願我能走出時間。願每個人都能走出回憶。願我不要再有下輩子了。」--沈亦恒。

時間一直在向前走，但他再也不想出現在其他人的餘生裡了。

燈火闌珊裡，沈亦恒驀然回首，恍若回到了大學那年的上元燈節，五年前苦心找尋的那一方，在今時今日成為了最想被隱藏的存在。

20XX年7月8日，今天是自殺前的第四天，旅程的第二十七天。

是時候該告別了。

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也沒有能一直出行的旅人，兩人都心知肚明。

時昶其實什麼都知道，正是因為知道的太多了，才會跟著沈亦恒走完整趟旅行。

我是你路上的最後一位隨行人，最後一個夏天，最後一片花海，最後一次求生的契機。

「這二十多年來，發生了太多事，那些壓垮我的稻草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形成的，所以我想讓你知道，這一個月來是我被診斷出憂鬱症後的七年裡最開心的日子了，我很高興是由你來陪我走完這段路程。」

時昀的聲音聽上去有些哽咽：「還有四天不是嗎？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會留下，你知道的。」

沈亦恒：「但我們都無法避免孤獨的死去，不是嗎？所以別為了這次的分離難過，如果想念我了，就抬頭看看夜空，看哪顆星星在閃爍，那一定是我在對你招手。」

米桑·昆德拉曾寫過這樣一句話：「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。」

所以我們也不要告別好嗎？雖然不能悄無聲息地來到這個世界，但我想安安靜靜地走。

20XX年7月11日，今天是自殺的前一天，旅程的第三十天。

沈亦恒從Z城回到了C市，這一段的行程他並沒有寫在給醫生的行程表上，在最後一天，他突然回心轉意，回到了那個以為不會再回去的「家」。

沈亦恒把房間和書房都搜刮了一遍，連牆上及冰箱貼著的照片也沒放過，他將自己的所有相片燒了個精光，好在自己和另一半都沒什麼拍照的習慣，全部清理乾淨也不過十來分鐘。

處理完這些，他將自己的筆電及手機裝到一個盒子裡準備寄給時昀，有些東西他打算等過一段時間再讓她知道。

再見，再也不見了吧。

20XX年7月12日，今天是他的二十六歲生日，沈亦恒再也不會醒來了，那些人先拋棄了他，那這次換他先拋棄這個世界。

那個少年第一次是死在了十八歲，自我與感知情緒的能力全死在了那一年，苟延殘喘地又多活了將近三千個日夜。

第二次死在了二十六歲生日那天，生日和忌日同一天，多好啊，那些人甚至不用再多記住一個與他相關的日子，他拖著破碎的身心靈迎來了解脫。

他最終還是死在了那個夏天。

給醫生的一封信。

「謝謝你這八年來為我耗費的精力與努力，但我始終無法越過心裡的那道坎，我在這裡待得太久了，而時間並沒有讓所有事情慢慢地好起來，離開是必然的。在此由衷的感謝你做過的一切。」

留給時昶的一封信，隨信附上一盒阿斯匹靈。

「希望你在這一個月玩得開心，我猜或許你也和我有一樣想離開的念頭，你比以前的我多了幾分活力與生氣，這是我至死追求的嚮往。如果有那麼一天，你也需要來一場三十天的旅行，那就像我一樣找個人作伴吧，你可以認為這是一個傳統，我在幾年前也曾陪過某個人去旅行，他希望我能一路小跑向春天，現在我將這句話傳給你，連我的份一起，多看看這個世界。」

留在家裡茶几上的信。

「或許我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愛你，你這次打算用什麼留住我，我帶你去看春日的暖陽，夏日的蟬鳴，你回贈我秋日的黃昏，冬日的餘燼，究竟是誰該道歉，誰該挽回，誰該挽留誰？我在生日的前一個月，決定放棄了所有的一切，你知道你改變不了我的決定，你可以怨我為什麼突然消失，可我也想問你為何這些年都不放我走，我累了，殘缺的心理狀態讓我無法支撐這段感情，放我走，我也放你自由，你不用再繼續承受我的歇斯底里，誰也不用怨恨誰，你永遠失去我了。」

六個月後，時昶再度收拾行李來到H市，準備開始她的第二段隨行旅遊。

火車站前，一個身穿深色風衣的男子正在等人，看到時昶後溫和的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就是『乙醯柳酸』對吧？我就是『福安源』。」

時昶:「你好，我叫時昶，時間的時，『春日昶，夏日昶』的昶。」

男子:「我叫謝天星，天空的天，星河的星。」

「有興趣在這趟旅程中聽聽看我的故事嗎?」

「我有個愛人，他在我準備求婚的前一個月永遠離開了我們的家。」

謝天星當時為了準備相關工作跟婚禮事宜忙得焦頭爛額，絲毫沒發現伴侶的異常。

「他的人生停在了二十六歲那年，死在了我最愛他的時候，他那麼怕孤單的一個人，我得早點去陪他。」

我不能陪你走向未來，那讓我陪你一起走黃泉路，好嗎?

等我。